

被“高看”的辣椒

◎李秀芹(山东淄博)

老洲体质瘦弱,高度近视,家人也不让他下地干活,戏谑说,虽手无缚鸡之力,眼神又不好,若锄头落到别人脚上,也够对方喝一壶的。

父亲不同意这桩婚事,但我和老洲对了眼儿,非要跟他不可。父亲说,将他领回家,要好好“款待款待”他。

那日,老洲提着两盒点心一坛子酒来了我家,父亲二话没说,扛着镢头便出了大门,我忙递给老洲一把镢头,让他也跟着去。到了地头,父亲甩开膀子开始刨地,老洲在另一个地头刨,父亲都刨十来米了,老洲还没挪窝儿。

父亲一直干到下午,母亲来喊他回家吃饭才罢手,扛着镢头回了家。老洲还要继续刨,被母亲硬拽回了家。吃饭时,父亲打开一坛子酒,老洲忙给父亲倒了一碗,父亲让他也倒一碗陪喝,老洲说自己不会喝酒。父亲一脸的不开心,黑着脸喝闷酒,喝得有了醉意,开始骂老洲:“你说你,干啥中用,地里活儿干不了,酒也不会喝,一点儿爷们气概也没有。”父亲来回重复这话儿,老洲并未恼火,他说:“做教员,白天教书,晚上备课,没时间学喝酒。”

老洲这句话把父亲激怒了,吼道:“喝酒还用学呀,我三岁就偷俺爹的酒喝。”老洲吓得不敢吭声了,父亲又问:“不喝酒,会抽烟吧?”老

洲回:“不会。”父亲给母亲使了个眼色,母亲忙把父亲的旱烟袋递给了他,父亲瞥了老洲一眼说:“我抽烟。”父亲这话暗示老洲没给他买烟,但老洲这个书呆子没听明白,反而劝父亲:“抽烟对身体不好,还是少抽为好。”父亲听完气得拿旱烟袋狠敲桌角,吓得老洲不知所措。

父亲想了一会儿问:“不抽烟,晚上熬夜困了咋办?”老洲说:“困了就嚼干辣椒,嚼几个便不困了,这是跟鲁迅先生学的。”

父亲见老洲说话文绉绉气不打一处来:“你得跟鲁智深学,他能倒拔垂杨柳,你能倒拔玉米秆就行,省得我刨地了。”

我在一旁拽父亲的衣角,示意他嘴上留情。父亲见我生气了,态度柔和了些,开始和老洲探讨辣椒问题,问老洲一顿能吃几个辣椒。父亲能吃辣,在家族里有名,他这是打算和老洲比赛吃辣椒呀。

这时胡同口来了一个卖辣椒的,大喊:“卖辣椒了,不辣不要钱。”父亲拽着老洲出了家门,对卖辣椒的说:“你这辣椒辣一次吃几个算辣?”卖辣椒的说:“吃三个就辣得拖不出舌头来。”父亲说:“好,我尝尝。”说着抓了一把,塞进嘴里,吃完又抓了一把塞进嘴里,卖辣椒的赶紧制止了父亲:“你肯定舌头有毛

病,你觉得不辣不算数。”说完递给老洲一个辣椒让他尝尝,谁知道老洲吃了一个又一个,足足吃了二十个,丝毫没停下来的意思。

卖辣椒的本以为老洲一个文弱书生,吃半个辣椒就得跳脚,没想到他比父亲还能吃辣。卖辣椒的说他自认倒霉,吃的那些辣椒就不要钱了。

卖辣椒的刚推起车子,老洲便按住了车把,掏出钱让卖辣椒的收下。

父亲没有说话,转身回了家。老洲走时,对父亲讲,他下周还来。父亲吼:“我家的饭你吃上瘾了?”老洲说:“不是,我来刨地,学鲁提辖的本领。”父亲“哼”了一声说:“倔驴。”

父亲最终答应了这门婚事,问他看上书呆子啥了,父亲说:“品行好,见我和卖辣椒的杠上了,坚决和我一伙儿,不白吃还付了钱,这后生不错。”

看来,辣椒是功臣呀。父亲说:“说对一半儿,我闺女看中的人总不会差。”



人生百味 开在他乡的花

◎毛君秋(湖南常德)

听说小斐要到湘西去支教,我感到有些诧异。

小斐是我教过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学生。初来报到,她是一个人来报的。报完到,同学们像一群麻雀叽叽喳喳闹成一团,唯有她坐在教室后排一角,安静得像一面真空中的旗。当同学们都要走时,她已经不声不响地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。那时起,我开始关注这个个儿不高、长相平实的小女孩。她腼腆内向,话不多,经常坐在教室前排靠边的座位,老师提问她时,她微黄的脸蛋会红得像秋天的枫叶,让人顿生爱怜之心。

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她从小命运多舛。六岁时,父亲因病去世,狠心的母亲抛下年幼的她一个人远走高飞,杳无音讯。她跟着爷爷奶奶,日子过得很苦,读书的费用都是爷爷推板车走村串巷卖小菜一分一角挣来的。在她十六岁时,爷爷也病逝了。好在那年她有幸得到广州一位好心人的资助,一直到高考。她考上本省一所师范学院。

毕业后,她回到县里一所农村中学教书,和我成了同事。她好学,勤奋,有事没事喜欢往我的办公室跑,问这问那,往我抽屉里塞根香

蕉、几粒糖果什么的,我也乐得把教学经验分享给她。几年时间,她就成了学校的教学骨干。正当工作中渐入佳境之时,她却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。

“人生地不熟的,你能适应吗?”我善意地提醒她。

“没事,我就想换个工作环境。”她说。

我没有劝留,唯有祝福。列车一声长鸣,小斐孤身一人踏上了西行的路程。

她来信说,那是建在山腰的一所小学。每当半夜,会有野狼的嚎叫声从山上隐隐传来。刚开始几天,她常常在梦中惊醒,后半夜,她基本上是在野狼恶嚎的余悸中度过。幸好,校长夫妇就住在隔壁,给她壮胆不少。

白天,小斐专心给孩子们讲课。晚上,她在灯下批改作业,备第二天的课,其余的时间,就写教学札记和生活随笔。

小斐的到来,给这所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。她给孩子们讲大山外的故事,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。山里的孩子淳朴,他们经常从家里带咸鸭蛋、到山上采野蘑菇,送给亲爱的小斐老师。

陌生的工作环境,小斐很快就适应了。这所学校唯一科班出身的她,工作上很快做出了成绩,那年,她被当地县教育局评为“优秀教师”。我送给她个大大的“赞”。

一天,我在她QQ空间看到一个小故事,似乎明白了她支教的缘由。

“秋天,鸟儿衔着一枚太阳花果实,飞呀飞呀,飞到一个很远的地方,嘴一松,种子落在了一处杂草丛生的空地。春天到了,种子发芽了。它望了望四周,一切是那么陌生。寂寞和孤独困扰着它,可它并不感到彷徨。它使劲地长高,再长高,好去眺望遥远的故乡。夏天,它开出了美艳的花儿,鹤立鸡群般在群草中挺立。群草向它投来阵阵羡慕的目光。凉爽的秋天,它把成熟的种子撒播在周围——故乡太遥远,它选择了留下……”

按照约定,支教两年后小斐完全可以选择回来,然后调到县城任教,但她拒绝了。她说,一颗寂寞的种子既然在陌生的环境里开了花,那就让它结出新的果实来。

百姓纪事

算盘变键盘

◎钟芳(湖南怀化)

前段时间回家看望父母,见母亲正全神贯注地拿着一把算盘教小侄女学珠算。

这把算盘是母亲的心爱之物,红木的边框,镶着黄铜包边,滚圆的算盘珠十三档,梁上两颗珠、梁下五颗珠。虽然年代久远,漆色有点斑驳,但由于长时间拨动,轴杆十分光滑,算盘珠油光发亮。

儿时的记忆里,母亲是生产队的会计,我经常看到她在油灯下拿着账本,为队员记工分,为村民分粮食。手指上下拨动,算盘珠“叭叭”作响,清脆悦耳。无论多复杂的账目,母亲都用手中那把算盘算得毫厘不差。她常自豪地说:“我的算盘,打出来的都是明白账。”

“算盘一响,黄金万两。”母亲是个热心肠的人,她不只算本队的账,其他生产队也常邀请她去帮忙核算账目,更有甚者亲自拿着账本找上门来。那年代,会打算盘的人不多,母亲总是有求必应,帮助人家把账目算得清清楚楚。

由于母亲的言传身教,我很早就学会了打算盘,“三遍九”“九遍九”滚瓜烂熟。小学四年级时,学校开了珠算课。母亲特意在算盘上系上布绳,挎在我肩头扶正,千叮咛万嘱咐,让我小心别把算盘磕着了。我背着母亲的算盘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学,大家你追我赶,算盘发出的响声非常悦耳。由于母亲教过我打算盘,我学起来一点都不费力,考试总能得满分。那时候,在我眼中,不论多么复杂的题目,算盘都能算出来。我打算盘又快又精准,母亲会让我在放学后帮忙记账。得到了母亲和老师的肯定,我也从学习算盘的过程中找到了乐趣。

高考填报志愿时,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省财校会计专业。每天珠不离手,天天练功,急管繁弦。算盘也从“上二下五”的大算盘用到了“上一下四”的可人小算盘。毕业后,我到银行当了会计员。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计算器,一切业务全靠手工记账和拨打算盘。如果算盘打错了,账记错了,平不了账,就下不了班,每天再晚账也要轧平。一手翻一大沓厚厚的账本,一手在算盘上五指纷飞。为了一分钱的误差,不知要算多少遍,拨算盘拨得手指都僵硬了,但我打算盘的速度和精准度又提高了不少。

过了没几年,单位给我们购买了计算器。我虽然舍不得算盘,但计算器方便快捷。后来,随着计算机的推广应用,算盘渐渐“隐退”,取而代之的是电子化办公,轻点鼠标,敲击键盘,各类数据统计很快就能完成,工作效率明显提高。

现如今,退休多年的母亲眼见着我们用电脑和手机就能完成转账、缴费等各种业务,常常感慨:“变化太大了,以前我们用算盘,现在用键盘,真是样样都在飞速发展呀!”